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二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貢生臣王　宮

東維子集卷十八

元 楊維禎 撰

記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局四明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書一閣筆而思者二撚髭者二擁鼻者一背胡床而面仰空者一非遊心於嶰谷君山則湘水之斑淇

澳之漪漪者歟按史七人者譙國嵇康河南山濤琅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内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忠直戎徒苦談論於子房季札之間總鼎司而惟務苟媚及醫亂乃欲慕蘧伯玉之為人至於握牙籌鑽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他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之洛為時主所機伶專以酒為務酒

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縱情越禮有不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内之士無不痛之籍蓎武之嘆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得時行志顧未知其所究者何如耳然吾又悲夫典午氏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國無仁賢則國空典午氏之國不亦虚矣乎而後世又使李孔韓裒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後其果慕之而樂見者歟賢之而樂聞者歟嘻至正八年春二

月三日誌

聽雪齋記

金華戴君良過睦謁余官次明旦復持卷來曰良所齋室鄉先生柳道傳公嘗書聽雪以顔之未得記而公卒且令良有請於吾子幸吾子賜之言予重違柳公契濶意而且嘉良之切切於雪為之言曰雪一也聽有不一焉偃而聽卧戸之士羇而聽被銕之夫業而聽又甕牖之儒蓬廬之漁耳戴君氣盛志廣而才甚長見時顯貴

人咸喜而與之進出鄉遊通都且將北上京國有風雲之會而於雪也奚能效前所陳者聽邪抑聽雪以聲固不如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夫雪也出玄而生白似化蔵於窅而散彌六合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幾陰涸而合見晹而消似時匿瑕蔵疾似量無論穹卑夷險一稱物以施狀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哉君反之在已不在雪也則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然吾懼之所聽者卧戶之饑士被鍊之戍夫牖之窮儒

蓬之寒漁而已耳何取柳先生之屬於雪者哉君起謝曰良固知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吾子之教也五洩之麓敝廬在焉遊將歸矣請書為記

蔣氏凝碧軒記

吳興蔣君廷實屏居大湖之陽築室數楹開小軒為游息之所軒瞰翠竹之林外湖水縈帶湖上之勝於是為最遂以水竹故名軒曰凝碧徵余記余謂水之為物止而通竹之為物虛以直惟有德者肖之君為吳興望族

不以貲為樂而隱於寂寞之濵如野夫田叟更種竹千个列於讀書之軒外日見鴟夷子所游三萬六千頃之淼茫仰觀湖中山七十二峰之秀風颿沙烏雲烟變態集為一几案之具而君朝游於此夕息於此水竹之姿凝於一碧者盎野夫田叟不足以知之而盡在君之肺腑矣其見於筆墨為詩為畫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然凝碧之樂於耳目者淺也吾意蔣君之所慕者凝碧之所性也方其開軒見湖與天上下萬頃一碧撓之不

濁澄之不清而其流注之潤綿亘三州千數百里外其及物之澤不可筭也矣君子體之止而能通者不於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未茂貫四時而不改柯易節千仞而不囬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是而得之乎吾甞過軒所愛君年方妙而好學弗勧軒中左右陳列皆古今書史又日與士大夫切劘講肄周旋於松竹之間攄幽發粹是宜行益高道益茂既宏乎其內必揚乎其外吾懼其閒居之樂不果於凝碧之地矣若夫留

連光景於几席之間放肆詩酒於禮法之外則非予之所望於蔣者也

石林茅屋記

維陽劉士衡有宅區在井邑之中而扁其燕處之室曰石林茅屋客抵其所咸訝其矯誣曾無異乎索車水中求魚木末也士衡則曰吾井邑其居山林其心也太原趙子期既為作小篆書其顏而又因武夷蔣思文來吳求志於予予謂世之人於可欲所在未嘗不奔而逐逐

而得或至決性命而後厭止山林枯寂非欲之在掇之弗去非心遊於遂物之外者不能取人之所不取也士衡宅市井爭奪之場而獨取人之不取於爭奪之外吁若士衡者豈誠市井之人哉予因士衡之遊心將以誘夫見欲而未化者也夫石林茅屋在大山硐谷之所其去士衡之居計其道里之勞莫知其若干舍也而士衡以一遊心得之若身倚枯株首戴斷炎不知華吾堂者為金碧朱紫遠吾亭池者為珍木異卉也嘻使移是心

於玉山珠海則玉山珠海入吾帑移是心於玉堂金馬則玉堂金馬列吾舍是揭鑑裕景閉谷納聽之象也而士之能悟士衡之悟者或寡矣故予重言之使見欲而未化者知天下之尤物足以易吾之境者皆士衡之石林茅舍也書其言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蒼筠亭記

毗陵路義道由鄉選司櫝史予姑蘇會府年勞滿而因家焉舍東築亭為宴游所亭前樹竹數十挺蒼翠入几

案脩然林下風也吴興趙雍為書蒼筠名其顔義道屢
觴予亭之所遂徵記余謂竹之為物草木耳然有異於
草木登聖賢之經傳者其德也故詠於詩者曰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此衛之詩人以竹之
色興武公切磋之德也記於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貫
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禮君子又以竹之筠喻夫中貞
外韌之德也竹之見於詩禮者如此則古之君子取於
竹者有在矣世之取於竹者異乎君子之取直玩物之

私爾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是也甚至遺落世事蔑棄禮法相與沉湎景光以為曠達是竹亡資於人人覆累乎竹也吁竹之所見如此世道之不幸抑甚矣今義道之取於竹也抑取詩禮之所取者歟抑徒取其七賢六逸之逸游者歟吾聞義道自其祖以來三世以詩禮傳其家義道方延海内師以訓其子於是亭也左右圖史客至相與談道義顧瞻筠之蒼然者出於條蘇榮瘁之外不啻若友然則知其取於竹者在詩禮之所記録而

咏歌者諗矣使凡今之人一庭一户有取於竹者皆如義道也其不為世道之幸乎哉書諸亭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李氏全歸菴記

昆易李靖民氏既葬其考蒙齋公於鹿山先塋之祔其冢舍曰全歸蓋取公垂終語以名鐫石且繼之以銘顧未有記者以之屬予曰吾子辱與其友幸慈而畀之言不唯其不肖孤之光先子有之將不悼其齡不六十也

予唯曾子之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又曰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然其全有二焉全體也性行也性行弗全而謂體全其全弗當也曾子之啓手足全也而慎五孝以恐恐乎慮辱其身以及其親者全之至也按銘者言公生宋末年十三丁改物之會不幸大軍掠之以北遂為帥者輝和爾氏家兒服其巾裳習其語言文字越七年始獲南旋而母夫人逝矣公泣血追服葬祭皆如禮甚又十年朝廷開國字學諸郡

公以通國字者爲本郡學教授居官六年託試經之史譯實瓶於公書上吏部將改調而公無仕志且尋隱竹林期盡其餘齡屬纊不亂語諸子不及家事惟誦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曰全吾生以歸之期從先人於九京也公之始末如此或者病其出與處迕行與性乖謂之全果合子輿氏之訓乎余曰孝有幸不幸父母俱存室家胥慶服勤以終養不服闇不臨危以保其遺體此人子之至愿及變故猝至不獲保有其身而隅截其親

此人子之不幸也公之不幸丁虜身樂正子之不幸丁
創足也公之不幸曾何傷於孝乎追服葬祭之盡其禮
曾何慚於性之全乎君子道貫精粗行周隱顯公之史
譯成而身退仕止久速之各適其可也又何慚於行之
全乎若是則公之奉身兢兢獲歸全於地下從先人者
非徒以全體為幸也矣靖民聞言起再拜曰吾先子之
全歸微斯文幾不免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
名不肖孤敢不重請勒諸石為記尚有以儆吾後之全

世世無忝云至正八年九月乙未記

張氏瑞蘭記

蘭王者香也其生或與神明通晉羅含家其庭或生蘭史因以為德行之感然則蘭不期生而自生者非偶然也必矣吳人張雲景氏葬其親於武丘靈壽岡之原斬草治壙見叢蘭一種獨秀於荒菫茅棘之間寶青烏氏點穴之所也亦豈非孝感所及天有以假之為牛眠馬蹄之兆耶葢吳中土風無論貴賤家親死悉棄於火夫

火尸乃三代治惡逆之罪以示陵遲而絶之人類也奈何吳之人子舉惡逆之刑以待其親而曾無天誠之痛耶景雲氏獨能痛其親掖去惡習營善地以葬其親躬負土成墳廬墓者三月而不忍去其情有不合於天者耶宜天有以托諸草木以表之也父老謂余曰蘇之有蘭皆市之於他所靈岩天平雖名山皆無蘭茁其中雖植之不生也信其言則景雲氏得蘭於葬親之地其為孝感之符也信矣哉其友從倫圖其蘭于卷又請余記

於是乎書至正八年四月四日

怡雲山房記 有詩

山中雲閒物也而未始閒也自其閒而觀之則貞白子之所謂秖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是已自其不閒者觀之則釋子萬之所謂雲去作霖雨不似老僧閒者是已昆易魯倫甫居有東山之勝自其王父糧料院公為園池甲其里東山之雲英英然被林壑者倫甫又取而為几案之物其怡然自悅不翅世之所樂乎金玉朱紫

婦女狗馬之有乎其前者也於是自命其山房曰怡雲而謁記於余余固未知魯甫氏之雲其貞白子之所云者乎釋子萬之所云者乎魯甫氏曰範也聞物之有性太極也物之有動靜陰陽也而其徵莫顯於雲惟雲根於極也故其體有消滅有歛散也而互動靜乎陰陽故其神用有膚寸之合不崇朝之雨也儋崕之人以儲芋生熟識週歲流求之人以月生死識晦朔取於物者粗爾余以雲之根識極動靜識陰陽則余之怡然有得者

豈徒積金山中宰相之為怡者哉予聞其言而知魯甫氏之聞道於雲也道在是而雲之怡不必閒也不必不閒也遂登其語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東山之雲英英叶汪兮積白雪倚曾冰叶邦兮吾與雲靜時行而蔵兮東山之雲靈靈兮友風伯子雨工兮吾與雲動時止而通兮

村樂堂記

吳人朱仲明氏居閶闔三橋之西面大河官檣賈舶日

憧憧過乎其前堂之背則又退為園堂與甲更接保社時時杖屨可往還也於是名其堂為村樂既自篆書其顏而又張古碑墨于四壁曰臨江張仲氏之記也仲明以仲記非本室語屢觴余堂之所集姻合友以樂其所樂者樂余而請為之記余惟君子非造道不足以言樂非知樂之有在不足以得道樂可以聲音笑貌云乎哉今夫富貴利達之為樂順而易貧賤之為樂逆而難也不知貴富利達之樂其樂也以人村之樂也以天以人

樂夫人而能樂也以天樂非與同我者弗能也惟其樂與天相似也則君子之樂不獨在村已窮而樂以村者此樂也達而樂天下者此樂也故樂之有在不在窮與通也吁村樂之樂又豈村而已哉仲明嘗遣其子奎游予門以問道父子之樂乎村者知協以天則吾必謂之知道也已矣書諸堂以為記

善慶堂記有詩

至利在天為一元在人為百善故善必有慶和之致也

然庸人爲善與君子異君子安處善而慶自至庸人徼慶而爲善慶非彼徼而得之也徼者慶之叛也二者公私相去不能以取故天下之慶不得於庸人一時竊取之私而得於君子日用善行之積也孔子於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不以善小而不爲惟善小而必爲故其積也日登焉若山日倂焉若海積之厚者慶之長也故曰有餘慶豈之張君景罡築室兵之陰夏駕之昜歲聘碩師教子弟其中日交接賢相友治酒事

必升堂講古飲禮黄髮番番文衷班班青紳翠丱咨列
後前自以為宋獻魏國公後百年餘澤尚演為四世相
望之慶故名其堂曰善慶番陽周伯温父為大書顔之
而未有記之者景罡既觴予堂之所且遂徵記予以崑
古畯邑也其俗競節物信禨祥雖世家大姓咸尚佛事
鬼繳福田為利未見有以詩書禮義為務而得餘慶之
長合孔子之言者也今於張氏之門見之於乎張氏之
慶必復其始當有子孫名世者作矣故予樂畀之文曰

鐵江沇沇其流長深奕奕新堂有書有琴有橋在髙有梓于隂君子慶只少伊氏之覃宜爾家屋和樂且湛鐵江湯湯其流深長奕奕新堂鳳鳴于陽左書右琴其椅其桐君子戾止嘉賓式燕以慶叶子孫樂只壽考不忘

嘉樹堂記

吳之練圻有隱君子家為恕齋强氏其先八世祖某自汴居吳遂為吳人手樹嘉木一本于中庭在志曰雖栖子俗云皂莢者其根抵母堂背盎囷囷然蔽風暑色理

堅緻不為螻螘所近其閱歲已二百幹益碩大枝葉亦
華實益美茂於是强氏子姓繁衍亦且二百餘指而有
食君之禄者矣余過其家見其樹而知其先徳之覃於
後者未已也恕齋持觴為予壽且請記予聞諸傳季孫
宿有嘉樹為韓宣子所美吾不知其樹何樹宿曰敢不
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遂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為
魯公室斧斤樹之封植其徳敢比召南哉宣子蔑魯媢
季其嘉季者果樹乎世澤如甘棠之後若孔子之檜田

氏之荆王氏之槐是已此非其子孫一時封植之功也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有若神明護持者在焉非偶然也嘻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田氏王氏爾可矣田氏王氏不得而見之若今强氏之植非田氏之荆王氏之槐者歟非所謂嘉樹而有光傳記者歟夫前人所種斯妆於後人後人所培又以固前人之本恕齋伯仲皆清脩好學尊德而尚義周人之意高至於捐金粟以助國費而利禄之心未嘗入焉其於樹所培者厚矣

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氣雖毋百世而可也豈直八世十世而已抑余聞梁甘露降皂英樹世有幽宜書載虞晚折枝事施報尤捷果信也强氏義施之報吾將慶甘露之降是樹

小桃源記

隱居顧仲英氏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爲東西第又稍爲園池西第之南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潮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

之館曰文會亭曰書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仲英才而倦仕樂與賢者居而適以賢居余余抵崑仲英必迎余桃源所所清絶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温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讌而落室仲英且出文水板求余誌牓屋顔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洞文有小者云據傳者言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可以為高而不可以入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

也暫敞亟閟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然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今桃源之在顧氏居非將託之引諸八荒外也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弟以職吾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婣也子孫之出仕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劣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赤松子之恍惚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游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仲

瑛氏亦將假之焉云爾仲瑛齒雖强而志則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為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大絶俗而去已或曰崑俗信仙鬼甚貴富家有駕航冀風一引至殊島見瑶池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顧氏家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崑也仲瑛聞予前説喜中其志又聞後説而喜人之億其中也并書為記至正八年秋七月甲子

玉山佳處記

崑隱君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之西界溪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第又稍為園池别墅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居予佳之所且求諗牓屋顔按郡至崑山縣華亭陸氏祖所窆生機雲時人因以玉出崑而名山崑邑山本號馬鞍出奇石似玉烟雨晦明時有佳氣如藍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崑而仲氏之居去

玉是舍遠奚以佳名哉山之佳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唐之終南隱者與司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百里之外也雖然終南之嘉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借佳為捷仁之途千古慙德至于今山無能掩焉若仲氏之有仕才而素無仕志幸有先人世禄生產又幸遭逢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相優游於山西之墅以琴尊文賦為吾弗遷之樂則玉山之佳非仲瑛氏弗能領而有之吁與鍾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誣

矣予嘗論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望以剡子重荆以卞和重峴以羊叔子重紫金以八公氏重他日崑之重既以陸氏玉之重又不以仲瑛氏乎不然山以玉名者衆矣若鄗若瀧若龍城若中巴若滇也雪水上饒山陰星沙積浦皆未嘗無玉之稱也求佳之頼人而重者如仲瑛氏則玉之稱山者毋亦土石之阜焉爾君子有何取哉仲瑛謝曰瑛何脩而得比古哲人竊勉焉以無辱先生之云也遂録諸堂為誌書者泗水楊某篆者京

兆杜本也至正八年春正月既望之三日記

書畫舫記

隱居顧仲瑛氏居婁江之上引婁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為桃花源廁水之亭四楹高不踰墻仍上蓬下板旁檽翼然似艦闼客坐卧其中夢與波動盪若有纜而走者予嘗醉吹鐵篴其所客和小海之歌不異扣舷者之為中無他長物唯琴瑟筆硯多者書與畫耳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舫命之而請誌於予予喟然曰自人文潔

於有態氏後世變不已而有書又不已而有繪事書一形而鬼夜哭繪一著所采色盲人之目矣子欲還治古則唯恐書曰煩繪曰密又何顓之以為名與米芾氏爭途於江淮上乎聖人取易之之渙刳木為舟將以利天下之不通耳又豈為子輩好名者設資之以侈書與畫哉求書於書求畫於畫固不若求書畫於象先也君試與容仰以觀星文之經緯俯以察地理之脉絡是大寶書也遠以眺三神山之出没乎海濤近以鑑五湖之烟

霏七十二峰之空翠四時朝暮景狀一同又大畫舫也書耶畫耶屬之芾也我之屬也隱君咲曰書畫若是舫將安屬曰大地表裏皆水也大羅竟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而人不悟悟者必在旋之外也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人者以道為身入乎無窮之門超乎無初之垠斯有以見大舫於舫之外子能從之乎隱君謝曰甚矣子之言幾於道予知居舫而不擬間大道於舫之外也書諸舫為記

信齋記

吳下張生本既以信呼於人又字其所居室而求記於予予謂信之為義大矣天地一日不信日月星辰不順行陰陽寒暑舛差錯盭而生之之類息嗟夫天地不能一日外夫信人參天地而不信得乎孔子論信嘗以之重食人一日不食百骸未廢一日不信百行終身廢矣故君子寧一日無食不一日無信秦法吏立百金木南門示信立而後令有以行秦法吏不能外夫信矧不為

秦吏者乎今之吏以聖賢自謂而有不能信於人者謂非秦吏罪人得乎生治春秋學吾聞春秋以斷事為信之符也生將有位以治民矣惟春秋之斷以斷民信之用大矣予懼生之視信者輕也故以孔子之言春秋之教參乎天地不能以外夫信者語之生之父子之友也請以予說質之

東維子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十九

元　楊維楨　撰

記

呂氏樓真賞記

淞之樓居者以萬數而獨呂氏之樓為高等淞之山以百數而獨九山之峰為特秀樓去九山數千里近而青出樓者僅尺寸耳呂氏之子恂從予游時節觴予必於

樓是登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真賞且併永言以記陶處士於南山非日日見之而一日忽見於籬落之間其曰悠然者真賞也王馬曹於西山非日日得之而一日忽得於拄頰之頃其曰致爽者亦真賞也真賞貴於偶會固不貴於常得也山之賞猶女色之賞耳自其真而言解佩饋漿之頃蓋有慕之而不足者自其厭而言則朝越白而暮趙黛而有為之前者矣故曰真賞貴於偶會而不貴於常得也世之愛山一也在陶王為真賞在謝

康樂則荒矣康樂於山愛之屢而厭之至其伐山開逕自始寧至臨海汲汲焉求之如弗得是今日之得無以饜於前日也天下之名山無往不有是謝公之嗜無往而不足計其一生山水間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則謝公之勞無以償其得矣是真賞不得之効也吁陶之悠然王之爽然也使日而得之人人而知之又何以為真賞不傳之秘哉客登呂氏樓者猶嫌樓之未盡有山也予以其求山者謝耳而未知陶王之真賞也故書其樓

為賞而又為之誌其說云

移春亭記

吳之練川強彥栗氏治水亭於何之庒雜蒔花木其間諸卉未花而有先春而拆者羣花已翻而有逗春而留者吾嘗領客造彥栗必飲食予其所且俾侍觴者侍硯徵亭名而并記之請予命之曰移而客有辨者曰黄金白璧珠綺女婦一切玩好之具世有權力者可不趾而移也春非黄金白璧珠綺女婦玩好之物而昌以移云

哉予為莞爾曰客何見之闇乎自催花有檄春不在春而在人也久矣春来而来春去而去四時代謝之春也春移而移春留而留吾司之於花木之間固有出於天時物候之外者春不在春而在我也子何見之闇乎彦栗起觴予酒曰某嘗患春不易得又患得之易失也聞先生之言吾之患蔑予曰未也憂年壽者恒懼去日之速而来日之無幾也則將游之外取大椿之年為吾春也是祖之易暮而朝也曾何益乎春未至也我將至之

春之盡也我將遲之至之遲之春暮移而有移者若是則年莫之引而有引者不如是乎彦栗謝曰吾因移春而得養生之道請録其說為記

竹近記

物之近於人者亦衆矣而近之物有媺惡則善敗隨之故君子慎所近也世之溺於近而敗者聲色也貨財也博奕飲酒也禽獸草木妖及奇伎巧宦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敗愈不可勝言聖人於小人女子誡其近餘類可

推也噫近哉噫近哉可不慎哉吾里姚生智獨以其近者在於竹而名其讀書之齋竹之為物見於禮詠於詩而配德於君子者也生近於君子之物則與世之近而敗者異矣吾固未占生之善效何如也吾見生之執謙問道似竹之虛心也孝義根於心而道生似竹之不撥其本也險夷不貳其行似竹之歷寒暑而不改柯易葉也其為詞賦鏘然有金石聲似竹之著鳳鳥而叶于律者也則生之取於竹而善其德也有矣宜其於竹也左

之右之以為近而一日不可以諼也雖然竹特有似於君子之德者耳生於似君子之德者近之如是而況其人真有君子之德者乎生遊四方求君子之人而遍交之其進德又可量也乎書竹近之扁者實南臺御史李公好古與生為忘年友之書也李公蓋吾所謂君子之德之人生與之遊得其近己李公由南端業羽儀於天朝生階而上之吾且見生之獲近清光於明天子已竹得以久稽乎生也哉書諸室以為記至正八年十一月

廿八日

來德堂記

莊子正氏吳輿之衣冠舊族也蚤年嘗遊於張息堂龍鱗洲甘梅坡諸先生之門極其學之所究學成而連試有司連黜之迺喟然曰吾學之利果不得施於人乎君子存心於愛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遂又游藝於岐黃氏之家而名其醫室為来德之堂吳人感其德者既為歌詠之而又徵記於余余謂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

年之計來之以德木未有不種而植德未有不施而來者木計歲以近德計歲以遠計近者庸衆人之所能知而計遠者非知道君子不能至也子正氏蒼髯皓髮巳爲五六十歲人不得於仕而借施於醫德果報於百年之遠也則莊氏子孫其有食其報者歟雖然予聞宋許叔微氏取科名於陳樓之間唱六作五以符神人之夢者以醫有功德耳叔微之德施於人而來即在其身是醫之來不俟有年之後也叔微之事信則子正氏之來

德速矣唱六作五之報吾其無望於子正乎哉子正尚以吾言勉之

清如許記

去姑蘇西北一百里所其聚為虞山又三十里為鬴山鬴山之陽曹氏世居焉曹氏緜武惠王後六世孫某扈駕南渡其五世孫為令南沙處士文貴始居鬴陽南沙不仕善治貲居而復散鄉之人胥賴焉子孫食指以千數占仕籍者十有二三有名某者為武畧三世孫生三

歲而父喪母夫人張氏力教育底于成某日奉觴豆壽其母高節堂上又稍為園池以娛其親以及其宗戚賓客之讌樂名其池亭曰清如許門客自眉山師餘永嘉鄭采而下賦詩若干人持其卷軸來重請予記予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興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肖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諸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自來為撓不濁為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為清而遠也某也學朱氏學先治其源則清如許之契要蓋

得之矣源益治流益清推諸行事在隐為夷齊之聖在仕為伯夷之賢曹氏之澤不益行乎哉曹氏自武惠德被四海南沙不仕善猶及其鄉節堂之行義又有以光繼前武而淑及後人其澤五世至于十世雖百世而不替者固亦有其來之自矣予既得曹氏之學於清如許因知曹氏之澤清且遠者方來而未艾也於是乎書若其一亭臺之工一禽魚木石之珍性賦詠者能言之抑末爾故畧不書某字志明幼以孝聞長博古憙文雅善

為歌詩仕至江陰州司理云

熙春堂記

長洲縣繇金浮崦東南行四十里抵六直甫里其地為吳王茂苑也至今民樂耕釣居有水木園池之勝鄰里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識市區官寺者張氏彥明之家在焉彥明氏自晉高士翰至大流處士士居是者若干世矣彥明豈弟樂易孝友之風行於家熏於里余嘗入吳訪天隨子故宅因與天隨孫廣過其里彥

明治酒食觴余於熙春堂上余既為賦熙春詩明日以記請予聞老氏言治古之民熙熙然若登春臺盖至德之世君民之分雖卞而情未嘗不與民並也故其君南面之樂民有春臺之娛畊而食鑿而飲含哺而嘻鼓腹而遊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此春臺熙熙之效也余猶及於彥明氏之家見焉熙春既名遂使延頸舉踵指甫里曰某所樂土也樂土有某賢士也吏食君祿而治民使民不得其熙然者不愧張氏乎吾方恠吏近民使民日

畏畏而怒焉人大畏傷陽大怒毗陰陰毗陽傷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熙然之春無時而得矣徒斃斃焉求其迹以治焉摘羣以為禮盪温以為樂又頡滑觧垢以為之教不知熙然之情其離也遠矣誠使近民者得張氏其人以熙然之風推之民也則熙然之治其獨為一家之春乎故余為張氏記熈春併以識有民社者之愧云正正巳丑春三月三日

山東趙子益因余友方仲仁来請曰某不佞少輙有大志以為取功名如取地芥已而落魄不偶嘗薄仕於宣政屬曹不能與世之巧宦者相追逐故歸而求諸拙采杜拾遺之句自號曰存拙且以顏子齋居之室敢乞先生一言白余所存者余曰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子益之所存者在拙乎在道乎苟在道則雖愚必明拙為不拙之拙而大巧出矣故老氏子之言曰大巧若拙老氏子之所謂拙非杜少陵之所謂拙乎予嘗慨世

之巧人深中而險側柔外而便佞以㗛為怒以諛為詈以恭為嫚以信為欺奸僞横流不知紀極豈知巧之極者拙之階與吾觀世之善仕善賈善醫善百工奇伎大抵巧之弄而拙之成其效至於心勞身死而曾無怨艾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道在而四體無不喻萬物無不備其為效也孰多孰寡哉子益之拙愈存而道愈明則知聖人之道得於顏子之愚曾子之魯者愚非真愚魯非真魯也顏曾之道果在子益子益之拙又豈真拙哉書

諸室為記

青雲高處記

雋李北去四十里所為青雲橫桱大陸漁梁農舍星分而棋布東鳳山九點與西楊諸峯出沒於烟霏空翠中雨晴暮旦慘舒異狀臨之以層樓可一覽而有者實為李氏青雲高處也李氏觀復以里為青雲而其大父又號雲岩故樓以名予友茅山外史張君雨嘗為書其扁而又以其弟佐從予游介之以徵記予謂雲之為物多

變已而名亦隨之外頼而内青謂矞具五色而昭瑞於靈臺之上謂之卿沛然而雨謂之油突然而作示颷風之兆謂之砲卷舒無心使人望之而不驚從龍以雨天下謂之白至其脫林石升天衢通鴛鴻之羽翼近日月之光華枯槁之士仰之以為不可及者則始謂之青雲岩公有志澤物而不偶於世其所謂雲不過陶靖節之無心弘景之自怡者耳某雖不敏竊有志於與世驅馳安知吾異日不凌青直上副吾居之高也邪然則是

樓也李氏言志券也匪徒據勝覽之要以為高也雖然君子身居朝廷則思利其民者在家則思仁其族與其鄉者觀復登斯樓也見竟有秋啼飢冬號寒官府鬱塞而無所白者使之有以得其生而抒其情是即青雲之覃物也又何必高有其位始得為青雲之澤邪觀復未任以余言勉之可也

素行齋記

邢臺張生叔温氏以素行顏其讀書之齋叔温天資庶

靖古茂雖侍父官南方為六品秩公子而朝虀暮鹽讀書不少輟從師取友恂恂然退謹如鄒魯者諸生以常情論之叔温當華齡為貴介公子宜其衣狐腋裘日乘千金馬挾弾平康間與代之河朔少年相追逐不以為過而叔温不爾曰吾讀書未舉有司一布衣生耳一言一動奚敢放而僻以干大戾以貽其親之憂此其素行之一也叔温侍父在淞以嘗從游於予且命舟五湖上招予至素行所見其室中所蓄惟折脚几席破琴一床

經史子書凡若干卷藏敗壁間他無長物以為娛者子駭之曰生侍父典大縣食厚禄而素行若是是誠能行己之素者已中庸言素位而行以見君子之道泛應曲當無時而不在無往而不違故其道也雖易世而無存亡易地而無得喪非聖哲不能故曰民鮮久矣今叔温行貧賤於父典大縣之時非希聖希賢自信之篤者不至是抑素行之日有富貴貧賤則夷狄患難之不同舜之貧賤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富貴則被袗鼓琴若固

有之孔子欲居九夷則曰何陋之有及遭患難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若是者皆素行之至的也舜人也孔子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叔溫尚勉之而異時以公卿之器達而在上也行乎富貴之素者亦今日素行之推耳吾未老尚及見之

筆耕所記

吳興錢德鉉流寓淞上揭讀書之室曰筆耕所余客淞至其所見其一室如穿破舟上穿下洳折脚鐺鬵若無

出煙之竇子為之啞焉咲曰自不容辨黍麥乎不操橐耜不踐畎畝之塗泥恃三寸穎以代畊所亦非其所已德銋起而對曰吾筆之不停猶農之耕不輟也所非吾所且不輟吾耕所茍得所其敢輟吾耕乎所弗得所是農之不幸遇石田用力多而得報寡所得其所是農之幸而遇汶易之腴用力寡而得報多矣吾其敢以所非所而廢一日之耕乎予避之曰鹵莽而耕者鹵莽而報蔑裂而芸者蔑裂而報畊患不力爾何患不得其所哉

抑子之耕也筆不如目目不如心目以耕乎外大地之謂心以耕乎内寸地之謂也放而大斂而寸而後畊之以筆畊哉筆畊得其所哉耕得其所無往而非吾託筆之地又何有大小肥磽之辨哉抑記禮者有曰禮以畊之義以植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以安之畊之外曰植曰耨曰聚曰安皆筆畊道也予尚勉之德鉉起拜手曰𦗝之耕也倘得其所又得其道豈惟妻子無飢雖使天下無莩夫其可也四月八日在雲間陳氏邸寫

改過齋記

至正九年春予游淞之明日邢臺張叔温携數客來見

中一人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衣

景文氏也明日景文來請曰凱先世縣錦城橋茲之先

子可潛翁以詩鳴淞中先子蚤世而凱尚幼力自樹立

頗知讀書屬文既長益有志於學然偏質剛愎不能戲

戲與里閭浮沉且又不能隐人善惡時時立物論為臧

否於是與俗寡諧人亦以此相詆若有所不容者今年

歳已强矣欲改是過故自顔其燕居之所曰改過而日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過引吾不及以底於聖人之道予駭然異之曰人以過自諱者滔滔是也而未有過自揭而求改者聖如仲尼而幸聞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古之聖賢未嘗以過自諱此其所以為聖為賢也故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又曰爕友剛克强弗友柔克若子之過非沈潛也非爕友也其過於高明强弗友者乎以柔克之則二者之過無過矣然柔闒茸

頽墮之謂執雌牧甲轉剛而善之謂也謝上别程子十年而能不矜劉忠定别温公七年而能不妄子信能知過而改異時復見子松陵之上昔之剛愎者多柔矣臧否者嘿矣是子之信能改過也由此而之顔子不二過之域是不難景文起謝曰疢疾者多矣藥石我者惟先生一人敢不再拜如先生教遂書諸齋為記

敬聚齋記

雲間衛子剛扁其藏脩之所曰敬聚齋余客兹土子剛

首謁見明日以敬聚齋來請記予曰昔臼季贊郤缺之言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子剛慕郤缺之敬臼季之言足以脩身也故以名之吾聞剛王大父山齋以言德著稱官至永嘉別駕晚年讀易有得著書若干篇行於時子剛大父立禮公隱德不仕閉户養高者二十餘年人慕而不可見如丹崖青壁子剛之敬之德之聚蓋有所本矣而又以敬聚名齋曰脩習其中且從儒先生治書詩經學著之聿櫝蔚然有章此非德之所以聚於德

而發為英華者歟然子剛責介子弟也一日之間聲色過乎前便佞隨乎後狗馬珠玉之好雜然集乎中所以應之者或不能不顛置於造次之頃則敬以欲而敗者不少矣子剛益能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視不牽色聽不牽聲談不牽味芳不牽臭日引而月長之其所以聚其德者尚可量也哉郤缺子一田丁也因敬而階乎仕滅其先惡為晉國軍大夫矧子剛素承先德以積敬又當國家文明之運異時不遇知已則已苟一遇焉其不

居高位食禄為時名卿乎區區春秋一國之士又曷足儷子剛乎子剛尚以吾言勉之而已

安雅堂記

去淞之西一舍近曰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曰蒸溪蒸溪之上有世家曰曹繼善氏其先自宋文恭公後五世孫其繇温之許琫家於淞令子姓有稱貞素處士者余未識之其從子繼善繼善且邀余至其所居堂堂以安雅名盖侍書學士虞公集之大書也應奉陳公旅既為堂

文而猶以其言未竟復徵予言余讀荀卿子因論君子小人注錯之當與過也遂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以喻君子之安乎雅以是為非知能材性然也注錯習俗之節異焉耳君子之安於雅非習之專且素能爾乎繼善博雅君子也非雅不言非雅不動非雅不視聽蓋亦習而專專而素而於注錯之間當而安矣不然吾懼繼善之於雅強越兇而安楚強楚兇而安越其得謂之安乎哉帝堯之史曰安安臯陶之謨曰安止論者以聖人

安於自然志君子之雅學者使注錯之當而安如越楚人之安越楚也去聖人之安其隔幾何哉抑予觀郭謝之事而有以明習俗之節林宗之巾偶為雨墊而人効之為墊角安石鼻不幸病塞而人効之為擁吟彼非不知巾之雨墊而鼻之病寒亦安於名流之習焉耳繼善出仕於首教之地矣安雅之雅不唯淑己且將及人誠能使其人之慕繼善如人慕郭謝則繼善之雅所漸者易矣所覃者廣矣豈獨以名堂哉惟繼善勉之

邵氏享德堂記

松之鹵折而南曰釣灘釣灘之南大泖大泖之支流又南趍而東曰楊港邵氏之族居焉踞居之北一里所水四面合中起林阜者實邵公翠岩處士之兆也公生前自營窀穸仍築冢舍而搆亭其前為薦祼之地且誡諸子曰冢舍地卑濕林木踈理易朽壞我百歲後必亟葺之及兹未四十年而亭已弊某且老痛念父言在耳重以本支日蕃展拜之地隘於是一撤其弊而新之凡若干

揭視舊規加閎且崇如於某年某月某日迄是年某月某日告成取古語隂德享榮以及子孫者名堂享德焉公之曾孫煥以嘗與予遊遂將父命來請記言禮者墓下廬不祭必反虞於廟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實重於漢之人余嘗議之矣禮不墓祭者以體魄為無知虞而反廟者以寃之爽者在焉夫蓍株龜甲朽有年歲而狎者出焉謂體魄為無知可乎孔子之冢孔里魯子孫世世祠之不廢則知漢人展墓之禮為愛之切厚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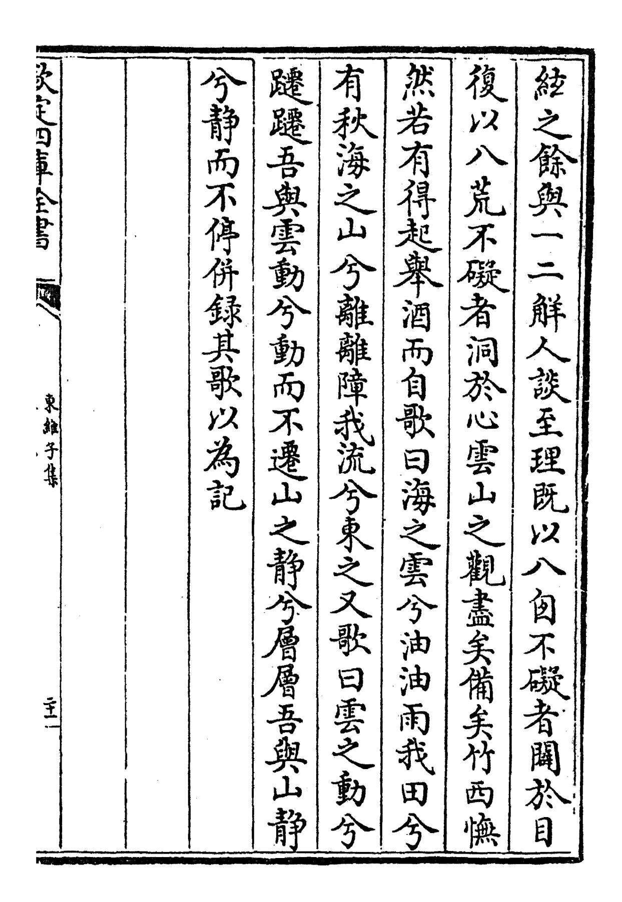
吾聞郘氏自翠岩公而始大公天質深厚不事表襮雖善理生致富饒而絶去侈靡之習敦行孝謹而仁及乎宗族姻友里稱為徳人長者無間嘗建書院瑁湖上祠先聖像其中立義塾於鄉割已田若干畆教養里中兒構三徑橋以濟病涉公之脩徳於已而覃於人者如此宜堂以享徳名徳厚流長而澤及乎子孫公之徳也豈止榮享一已而止哉傳曰盛徳者必百世祀吾知郘氏之徳施於前子孫食其報於後享有世徳者逺矣雖然

人之種德如藝樹然老人種之少者用之然少者不又為後人種之吾知其用有時而為之矣為子孫者其可視先澤自怠自偷乎公之子某既克家如公而孫某又尊德樂義光於前聞人曾孫某且萬孝明經嘗選於里矣使益勤不怠則世種其德而世世享焉邰氏之後益昌而大蓋可占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邰氏之先以之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邰氏之子孫以之

不礙雲山樓記

予嘗北渡揚子訪金山之勝而不知淞之南又有所謂大金小金出沒於雲海之中如壺橋之在弱流外也至正九年春余抵淞之張溪溪之東有大族為楊竹西氏居之南偏其樓曰不礙雲山竹西讌於樓之上囪户四闢萬頃之雲兩鼇之島皆自獻於眉睫之下其所名也固宜竹西且舉酒屬予以記請予謂雲山之奇觀不得於近而得於遠遠非至高至明之境無以得之有其境矣而非至高至明之人則亦無以得之也竹西脫去仕

累歸討幽事稍為園池亭榭以自娛以及其客之好事者境為高人之副地勝雲山之觀雖然遠在萬島之外猶將有之况去不五十里者乎然覽雲山以自粗也而覽雲山以微則小是也今夫雲之大也膚寸而起塞乎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其細也退藏於密莫得而迹焉是雲之動未嘗無静也今夫山之小也一拳石之多及其大也草木生焉寶藏興焉是山之静未嘗無動也此非會之於心不能竹西風日佳時岸巾樓上手揮五



紘之餘與一二觧人談至理既以八囱不礙者闢於目復以八荒不礙者洞於心雲山之觀盡矣備矣竹西憮然若有得起舉酒而自歌曰海之雲兮油油雨我田兮有秋海之山兮離離障我流兮東之又歌曰雲之動兮蹮蹮吾與雲動兮動而不遷山之静兮層層吾與山静兮静而不停併録其歌以為記

東維子集卷十九

東維子集卷二十

元　楊維楨　撰

記

建德路重脩兜率寺記

寺在郡治西二百步按圖志建於唐神龍初名中興景龍元年改龍興開元中改開元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名人呼陳尊宿道場者唐末有僧道明居之一時緇

素居重加恈尊宿太守陳操師尊之事見傳燈宋南渡紹興五年有兵宿於寺寺燬十七年郡守蘇公簡至天申節齋禱歳必出郊詣烏龍寺旰夕靡便遂呼寺僧祖照者經晝土木事十九年寺復興事見龍圖學士羅汝楫記距今幾二百年幸脱兇燹而安庸者居之視逆旅舍不翅支房别院盡化草莽惟大佛殿與宿鍾之樓僅友風雨至正十五年鳳山僧真如師來主寺席嘆曰予不遇蘇使君五百年尊宿道塲其道遂廢已乎力以起

廢為已任坐役遠近大家善散其宿居以相吾成績經始是年之冬越二年春告成大殿鐘樓因舊之外山門兩廡法堂戒壇與夫庖庫圊湢皆出帑建莊嚴三佛大像儼侍者六湧壁金翠供張之具一一完整師介予友童原謁文為記予方悼世梗化者伏尸至數十百里割膾醢肉餧鴟鴞狗鼠者皆基於衆生一念之烈師以梵化行三吳吳人爭歸之貧者投力巧者投技貴富者投金粟土木之輸盡良材密石金碧之區遂為一方冠可

為師之化利能也而又有大者焉吾聞法王妙利延被
有情不嚴而威不疾而速我朝所以殖西教配饗廟也
遲去聲其効於必世百年之久而未得也何師能以大法
王力圓融一切法性成就一切福德消惡氛於江表除
青厲於海澨使萬年皇圖有以繫中與治統非徒以兇
率之龍光亦師之道有以振本教矣師聞言曰善哉大
哉請勒諸石以為記師儒名氏子自幼讀書神解過人
長從五結山佛曰禪師講道要禪師每屈且嘆曰吾道

東美繫之偈曰

佛現諸王身身住百佛剎建無萬化利普遍河沙界悟此化利者是為大知識一念生豺狼父子化敵國霄光晝晦冥生齒盡凋耗兜率世教師佐我國王化山木與魚鱉咸歸大佛道無有一堯孽非我王衆生無有一衆生非我佛眷屬而況護國者山君與海王我誦一切法皆隨有應現窮樓與廣殿如降兜率宮供張與飲食迺至種種有金帛競走犇天龍互旋繞我若遇天險天險

自然安我若遇劫火劫火自消滅一切大功用乃至不可議我偈非強說得之毗沙尸稽首兜率尊證我說真諦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吳興郡安禪寺在子城東北按圖寺刱於唐光啓中刺史李師悅國郡人舍地而建乾寧中賜額居尼中南渡嘉泰中廢澧恭惠王趙師揆徙之郡城東北至紹定而燬主僧清復建入國朝為至元二十一年又燬時例主

僧梁溪師始買寺之南距一百步吳氏廢宅轉為寺已而無咎師來法堂與僧廬粗完而大佛寶殿實未建也至正七年法眞師來當徭煩逋積之餘齋魚不鳴法龍不吼比丘尼徒有持鉢而去者師乃力振清規大樽浮費又不憚數百里艱苦持疏於蘇秀雲門之間而檀施以歸既而郡吏民咸有助一椽一瓦朝累暮積以至周足遂經始於是年之秋越明年春落成殿宇凡若干楹土木丹漆備極壯麗金姿寶相以及供張之具一一完

好復以餘力展山門之隘起庫樓之缺山門左右重翼兩廡凡前所未及者至是而完矣師以同姓府判公由辰為其父之婭而府判嘗謂予同仕於台遂介府判孫桐生來求記辭不可則為之言曰釋之為教本以勸愚俗匹夫匹婦逃租徭以入浮屠者不難也而世家鉅族有投簪落髮脫洗染着以歸於究竟非其真智正覺的若有所見其能安於是乎不則滅倫裂紀不能免世教之儀予聞師簪年即有禪性蓋善根之宿植也二十遂

辭親出世插草為宫講第一義凡衆生之有知覺者莫不悲喜踊躍如弱喪有歸遂能大勸於時而化瓦礫為寳坊知其不難也夫佛之為言覺也將以覺羣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欲而歸於見性師演其教悉能啓羣迷為正覺轉惑見為真智而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儀若爾非有功於衆教者乎請以是言復於師俾刻諸石為記師本郡趙氏傳心於天池信元翁悟菴其自號云

至正十年十月初吉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去桐廬縣東三十里有山自孫天子象峰南下蜿蜒盤礴為岷為嶼嶼曰雞籠高不過百仞蟠不過一牛鳴地中突仙人座東龍西虎闗鍵重疊盖桐廬之甲勝也至正甲申松峰禪師憶過此忽啞爾咲曰西毒國迦葉師座地有復至此耶吾自水頂趺足猶以未愜高勝吾舍是何之遂駐錫此山還名雞足結茅四寒暑學佛者歸之如市檀施日不乏絶里人孫道富子蘭并地以歸鍾

文周寧李郁孫弘又相與力成之由是起建大殿方丈有所講法有堂棲禪有室以及二門兩廡庫院庖湢歷不十年而以次悉舉雞足之荒峨然象王一窟矣額曰定安取雞足一飛一止義也江浙平章慶通為之書榜石廡西將有所紀必求文章家登載而未獲其人余客馮氏義門師介大馮君士顒徵記余聞古佛徒之開迹也類以垢面毀體攻吾若皷淡為之本插草為宫擎鉢為食馴至蛇虎穴伏轉金碧之區鬼物悲嘯換鐘鼓之

竟此豈世之庸妄人所能為哉今之庸妄者托浮屠以規兎王徭志與吾民爭秋毫利高至於樹黨王公玉食而騎遊珍寶綺繡子女狗馬過於大姓名吁其於古佛初意何如耶求其人於古佛徒如憶者宜世以為絶俗高等之人吾徒君子亦所樂與也師袁州宜春人彭氏名法憶字無念號松峰初禮陝西藥佛山無極信復恭江西絶學和尚識而得其道云辭曰

伊彼西人教及東土布五色雲如一味雨鷄足飛來身

毒國所伽黎不懐火寒氷暑廼樹法幢鷄足之剛鐘鼓孔殷梵言孔揚雲棟鱗輯風簷羽翔揭名定安赫有慧光猗無念佛為法出世我力精猛爾役聲勢然火智燈千光勿替上中國釐何千萬歳

隆福寺重脩寶塔并復田記

去華亭縣之北二舍近其聚為青龍鎮鎮之南寺曰隆福剏於唐天寶間寶塔七級凡若干尺造於長慶間其徒郘文知俞文富之所募縁也重脩於宋慶歴閒二百

餘年風雨之所經兵燹之所更土木殆不支矣主僧普
善覽其敗瓴斷甓不無愴然者迺發弘願白千里之大
族宣慰使司任公仁發獲畣其請始捐貲營建實大德
之三年也致和元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三年公
之孫士質光述其事而後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
景出雲雨上佛牙秘藏登崇實輪人天鬼神瞻仰贊嘆
力餘及於大佛殿東西兩廡皆徹而一新又假錢若干萬
緡為復其所失田三十頃然後象設有所栖其徒有所

食飲而寺之敝稍振舊觀薦復遂狀顛末介其鄉士王元來請曰寺塔為一郡堆古佛牙之所寄蘇塗之顛時出光景現相載在寺紀今幸任氏三世經營而壞始復完願有言以侈之予惟先王之朔民宇也室奥以庇生窔竁以送死堅而為墻垣城郭高而為臺榭覽觀之所亡聞乎窣浮屠之製釋氏書謂佛滅後鉄輪王造塔八萬四千一日夜神役也中國倣之或以佛骨以舍利以金玉神像唐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在焉三十年輙

一開開則歲豐人安天子為遣中使迎之今塔為佛牙所在吾不知若干歲可開開抑何應塔之成壊實有數靈物之開闔當有時塔之崇非徒靡吾民力以視外觀而已也余嘗悼象教之徒未有一毛利益人而蚩蚩焉惟仰於人以給吾峨之辛苦墊隘者望風而趍其徒益繁則仰於人者益廣主其教者既有以假佛之化現堅固相出大光明也以崇厥居而復有以慮其仰給者而圖長其食土教由是而展布茲非其徒不之善於彼者

乎若普善者是已吾聞普善攻苦敷淡業既成而行亦有以動乎人與古佛師功勞辱而有成者相師法比今之避農賦佛逃以偷生者其賢不肖相萬萬已彼尸居素食務治其荒唐之說以為竞祖教而訖無益於教之殿最人目之為高吾居之普善之龕而已耳書其說畀之使其人知所懼而且勿忘其居食之自則安知後人之無致力於其所未備者如普善施德於將來者如任氏云相其役者耆德曰寶曰秀曰慶曰福知事曰通曰

吉曰喜曰俊也任君士質元朴居家以孝義聞便利及人者不獨浮屠氏也至正元年九月八日

惠安禪寺重興記

秀之惠安寺在郡治西二百五十步按郡志梁蕭王捨宅為寺以居尼唐光化賜名興善世以夏臈主寺事宋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七年刺史王公浚明請於朝始更十方禪剎命主僧眉山道立者來具見信安劉阜民記我朝至正戊子寺以民火延燬赤地無餘髙昌觀師

領寺事道風法器素為四衆依嚮悼法筵之地一旦化為葵麥之虛徒衆或浮寄他舍覬發弘誓以興復為已任不跡權貴之門不役耕作之力盡棄祖父所遺資是年之秋即經始法堂方丈為庇風日地越三年而將得不募而至者檀施如千鳩工治材而大佛寳殿山門兩廊備極雄麗齋房庖庫各以序為三聖寳相十八應貞護法大神之像莊嚴殊特所用供張什伯之具一一完好規置堅定披攘經營者凡歷七年而汔於成其徒某狀

其寺之廢興本末及師之履行介予老友潛居徐公來
請記予為之喟然曰天下廢式摩那之教於惠安而觀
汶起其廢也數豈偶然哉吁觀貴胄青閨之秀也一誓
不轉作殊勝事若此使觀為丈夫身有禄位於世其扶
危起仆功之書於筴者可勝道哉抑余聞金色女之教
不以祝斸髮住阿蘭若為出家而以發大精進悟佛知
見一切解脫究竟為出家盖以法界為居大空為相而
土木金碧之區其成其壞關乎世教者有不得涉吾無

壊無成之舍矣余嘉觀之功能汶既廢之宫而又因其教以示佛學之本庶有以振宗風於既往行淨社於將來者不窮也觀字無相鑑空其號也吉安路達嚕噶齊呼圖克哈雅公之孫安陸府同知曼濟哈雅公之子幼即有禪性不茹葷血元統元年授皇太后旨賜金襴袈裟落髮受戒具至正七年承行院劄主本寺法席嗣於本寺隱岩靜顯師云十三年秋七月六日記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丈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丈乎丈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乎東谷上人有室在治之惠因所而以方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况所居山有金鰲玉几之勝黄石仙之所留題宋高王之所托足也至今金鰲背上之詩為惠因山川草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游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笈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

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橐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患因所時上人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種漂泊道路慨念宿竟不翅若在弱流三萬外也上人歸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靈乎辭曰

東萬山之羅絡兮緪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欝以出沒兮聚仙佛之所廬薄東海之嵬岸兮架金梁之凌虛哀靈脩之播遷兮來仙伯以導𨏥與赤子兮如魚紛望思兮

咼湖嗟山川其如作兮眇風景其愁予望海屋兮渠渠輗飛飈兮以為車上下風雨兮出入太初下視弱水兮黄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其何誰兮羗從汝兮歸諸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岩道人喜讀吾儒書多識前言往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臨水之濆蒔花竹其傍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岩而松岩設酒茗必之乎亭之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

不以松岩名而必名清溪者盖清溪其師正一之號也予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氏而不縛墨氏律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筍衲流所能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其徒如松岩者能不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又聞寺有宋南渡僧曰林酒仙者居院不事熏脩梵唄惟酒是嗜手持鐵鍵槌日遊市閒不問

酒主名夜即卧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為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聖師之遺風乎嘻吾於是而自感者已今之為浮屠氏以絶倫屏葷酒若槁項黄馘之流日誦經鈔若干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脱觧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烏乎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辯其要矣亭刱於至正丙戌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秋七月記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主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室為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瓏一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戴白鑞笠武徒倚竹下吟嘯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冬介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道於體雪之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白不受涅之緇也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困焉雪與竹若

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青與白也嘻竹微雪無以章其秀之特雪微竹無以比其清之敵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膚泉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協之而誰邪雖然即無於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突立有於無也金烏一晛而方狀立解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上人學浮屠浮屠氏

之學以靜虛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㽞道不為物損是能備竹之剛而虛瑕不自匿湼不是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推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望雲軒記

余遊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靜菴鎮大明煜天鏡淨也淨脩長書一通贄余之見於靜菴所越三日又徼致其

所主院淨土招提入其門門草莽立棟宇吾知其有才也升其室緇徒斤斤魚貫立詔以吾聖人之書知其有學也已而燕客望雲軒上求一言白其所以望者叩其以則曰吾非王詞客之望於吳會者淨有白髮毋在黄龍之滸宁先又故廬不得迎以侍此望雲者即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射其目者也余聞而異之曰金仙氏之教起於萬有之外而淨之有其親於天性者不得以真無誣之吾又知其性之與吾儒合也狄孝子之忠於國

仁於民者孝之推也淨推其孝移忠於君移敬於長移義於宗族移任恤於姻友覃乎民社則望雲者又何異於狄孝子哉宋有稱緇衣相者曰慧琳氏權至杭時宰直假清虛以資燕譚且以誤人家國又何望淨於琳也哉至正二十年夏五月四日

半雲軒記有詩

雲間鑑上人住胥浦之無住精舍受法於金陵休居叟禪師休君命其所居軒曰半雲集賢趙公雍為之書而

又介吾徒尚賢謝君來見余黄溪書舍請一言以為誌余讀宋僧顯萬詩曰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逐行雨囘頭不似老僧閒惟萬之有心於閒不如無心之雲之閒也雲之卷舒晴雨皆出於無心故雨人間其施也沛然則為出山之雲雨足而其體也悠然則為在山之雲施也體也雲何容心於其間哉萬笑雲之出而以不出之閒驕於雲也萬豈知雲者哉今上人號古心而上無住之庵是契心迹於雲者也半雲

之命於其師知古心之足以朋雲於賓主間也雲豈敢以勞恥於古心而古心又豈敢以間驕其雲也哉余以是言復古心古心曰唯唯遂書為誌又繫之詩曰

我有山中屋與雲相半之雲去何所去雲歸何所歸雲靜我心住雲動我意飛一動與一靜陰陽互根依是為古心法我儒不能非

海屋記

談海屋者以海上有山山上有金銀宮闕限以黑弱水

三萬麻姑云東海三變為桑田則知海屋有時而廢及觀海屋丈人掌計籌海塵籌充陳兩間獎丈人海屋又最靈而壽者乎吁吹萬物皆有弊惟幻無所與造亦無所與弊故知夸仙談道不如浮屠氏之善言幻也九峰古鼎上人以海屋自命其丈室人問九峰非海島又室非鮫室屋何贅字於海上人謂吾四大觀皆幻求吾室必海如牛渚犀見登州臺觀殆老媌尼之見焉耳何以稱丈夫佛為清遠玄虛之神乎晉許榮曰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之求

浮屠道以老姐尼之見雖吾戒麗法不能竟況欲造清遠玄虛之界乎詰極於幻其清遠玄虛庶矣君其不信吾將與汝約淳芒與苑風觀於東濵小白花之岩見金沙婦出一幻相如牛渚犀見登州臺觀光景魁磊非煙非蜃謂之幻乎不幻乎會稽大瀛於閩其言而避之曰海屋之幻豈上人然吾槑仙伯見已久矣上人曰何見曰麟之屋珠之宮美人兮在中乘文魚以相從不知横波兮衡風此豈可與老姐尼輩道乎上人起作和南禮

曰幸子雄文録諸海屋以告迷而詰者已而上人呼三辰酒起戞赤金鉢自歌海屋之歌曰煙飛九點三山覆搏桑吹灰點若水海籌甲子計瀛縮大溟不死尸不宿八柱靈波腐鼇足震旦東傾不動屋并録為記

小蓬萊記有詩

按越東鏡水之上有山曰卧龍如海湧鼇脊郡宅據其顛唐人居之以蓬萊自侈山水樓臺之勝竊比於真宫道院是以假觀求蓬萊者也霅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

士宮曰玄好無玉崑丹丘醴泉餌草之異聞人師構一軒其中而亦以小蓬萊自命此非假觀也而以真幻求乎蓬萊者也嘻東方生記蓬萊者幻十三竟云耳萬有形皆幻也以幻示幻所以為靈仙之教之神也子合神觀於馮閎乎方壺員嶠不啻几案物也又安有弱水三萬里之隔哉吾試與子言幻黄初平得仙金華山中之石皆羊也其兄初起眼眼未換肉見石而未見羊初平叱石石皆起成羊數萬頭此非神幻之至也耶然見師之

小蓬萊者惟初平能見之不者皆初起之見金華山白石者耳見羊者小可也大可也見石者大小無一而可也師曰唯請書諸軒為記使世眼覷予小蓬萊者茲文為之大圜之鏡也且係以詩曰

蓬萊在何許渺在東海虛其廻五千里上有神人居山川異百與風俗如三吳仙官示狡獪百丈神千軀世人尋地脉弱流墊輕壺徒聞羨門徃湧役君房愚孰為靈仙府乃是尺寸廬燕坐吾玉几天游我非車揮斥九清

表飄然隘中區豈知遂大小不識無真無

鳴鶴軒記

道士徐中孚居錢塘宗陽之西廡嘗從游郡蒼虡先生

先生名其軒曰鳴鶴盖取諸易中孚之繇也而廬歐陽

太史又為記之繇之義盡矣又復求余文余聞鶴之鳴

亦多變也已其鳴之信則警夜分鳴之逺則聞九天鳴

之奇則晝夜六時中律呂至其鳴之神則空中語纍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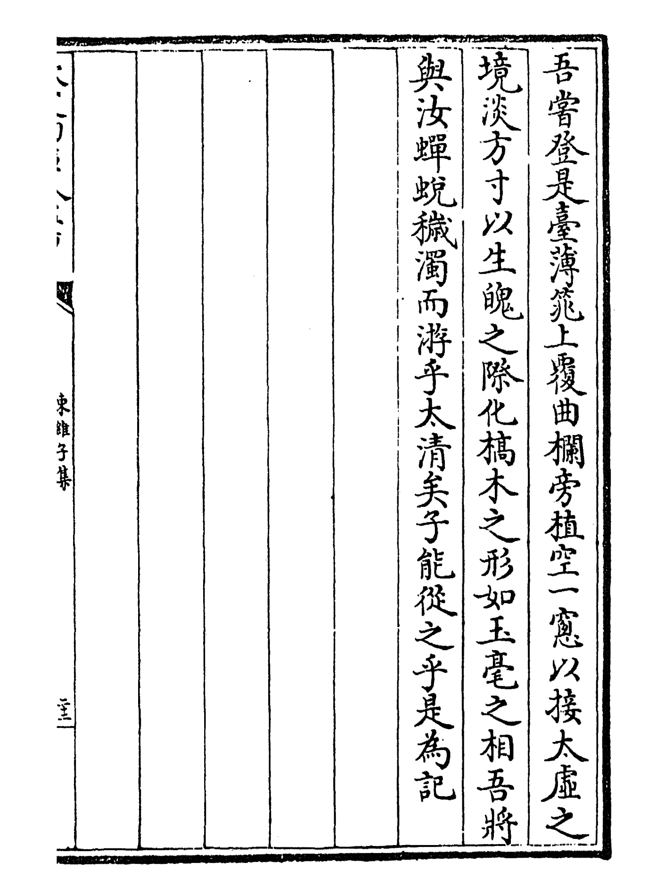
之詩豈直鳴内和外見象中孚之義哉抑余有感鶴者

不能不為中孚通也唐光和詩人嘗悼鶴以飽食易天真至爭腐鵜鶩前狎羣烏鳶之内乘大夫軒遂有禄位則玉音沉乎其無聞矣嗚呼利令智昏非惟蠢物為然䨏禽亦爾中孚於鶴其勿飽之過而昏其䨏也浮丘伯曰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鳳凰且共鳴聖人之盛而惜余不及諗諸千六百年之後也中孚其能以長年訣嗖予不

玄霜臺記

雲間劉煉師某築月臺於廬之西楣曰玄霜請於箕尾叟曰願先生賁辭以記叟曰生物不窮以藏夫造化之母者吾取夫太陰之精太陰天地交搆之先數也在卦陰含陽坎象也坎為月中一畫真陽也萬物之生資此而後成故仙家指為玄霜玄天也天地初交生物之始猶未離夫天故稱玄霜見霜也如玄露之凝如絳雲漸積如瑞雲不流蓋元氣結成純乎生生之英結之為霜化之為液散於萬物賴以成質是故木有三鑽則為火

紋之則為水坎津也木得水以行曲直之性無水則枯矣木有三滅則化土離象也真陰存乎其中水道也土無水則地脉竭矣金有三擊則為火鎔之則成汁水象也金無水則不能從革矣天無水則不雨地無水則不雲人無水則神弊天下之物無一不資夫水水位於坎寓於月象而為玄霜非至精無以造是玄非至道無以凝是玄彼日繁霜則盡零炎霜夏飛損物以行肅殺者謂霜之名則可謂玄則不可故玄也惟太陰之精當之


吾嘗登是臺薄莼上覆曲欄旁植空一窻以接太虚之境淡方寸以生魄之際化槁木之形如玉毫之相吾將與汝蟬蛻穢濁而游乎太清矣子能從之乎是為記

東維子集卷二十